

【探秘寻踪】

寻访石窑庵(下)

林新忠 林炳义 崔宝华 衣小慧

进了石窑庵庵门,由于东西两边没有窗户,而前面仅有的两个窗户也被用石头垒起,所以里面有些发暗。这是一间小得可怜的小屋子,小得只能容得下十几个人站立。用步子丈量了一下,东西四步半,南北三步半,算起来也只有10平方米。屋子低矮,人站直了身子几乎能触到屋顶。屋顶还有四下的墙体经过千百年的烟熏火燎已完全变成了一片黑色,有的地方墙皮已经脱落,露出了白石灰还有黄泥巴,看起来斑斑驳驳。屋顶脱落之处,露出了一片青石板,屋内空荡荡的,已没有任何的东西,只在最里面的神台和祭台上还有香烛燃过的痕迹。村民李福爱告诉我们,早年的时候神台上有八个神位,全是泥塑的,一个个栩栩如生。后来,大约是上世纪四十年代,被村里的小学教师拉到大街上用镐头砸了,令人惊奇的是在这些泥塑的神像的腹内竟然有心有肺还有肝,心肝肺被用钢丝缠在一起,一把便可提起。祭台比神台矮30厘米,平时都是供着香客们送的点心、水果还有香炉。人们传说,在这八个神位中,最有名的一个当属“筋骨老爷”。过去,人们长年劳作,腰腿疼是经常的事,如果家里有人得了这样的病,就要来烧烧香,求求筋骨老爷保佑,然后再到庵前的井里舀上一瓢水给病人喝上,立马就好了。每年的3月15日要赶庙会,十里八乡的人都要过来看戏,更重要的那些人此时要来烧香还愿。所以每到庙会的这一天,是石窑庵村最热闹的一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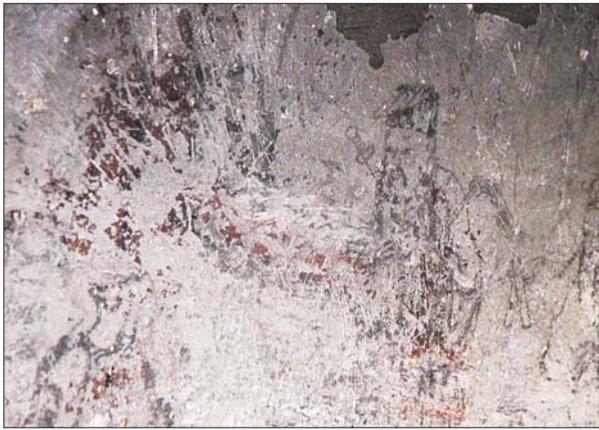
说石窑庵里一无所存是不准确的,因为在庵内的墙壁上还能隐隐约约地看到一些壁画。在西面的墙壁上,有一只奔跑的老虎,看起来却不是大威风,有点像只温顺的家猫。屋子正中的墙上有三个人物,正中一位头顶一毡帽,左手持一拂尘,身后背一宝剑;身后一位头顶官帽,手持竹板;前面一位,有些模糊,正在回头观望(图一)。这可能是一幅有关八仙的壁画,正中那个背剑的应该是吕洞宾的形象,而后面手持玉

板的那位神仙,头戴纱帽,身穿红袍官服,正符合了曹国舅的形象,另一位左手仿佛是一把扇子,应该是汉钟离。这样一来,这座古庵就有些复杂了,庵应该是尼姑把持的地方,属佛教文化,而八仙则纯粹是道教文化的人物,这种道佛混杂的现象究竟说明了什么呢?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儒释道“三教合一”的说法,栖霞作为道教文化十分盛的地方,佛庙里便不可避免会掺杂上道文化的元素,同时因为道佛两家所提倡的文化与教义都有着极其相同的地方,所以八仙在这里出现也的确说得过去。

关于石窑庵,史料目前找不到任何记载。而栖霞市果业发展局高级农艺师刁学平在他撰写的《三游石窑庵》中这样写道:1980年,我调到当时的苏家店人民公社工作,领导安排我到曹高家村驻点,这也是我第一次来到石窑庵。那时候,石窑庵被用做果园队的仓库,盛放着农药和生产工具,但擦净墙壁上的灰尘,仍可显露出色彩斑斓的壁画,门旁墙壁上“民国三十七年重修”的字样,还能依稀可辨。庵前不远处的山石上,雕刻的各种动物画面及刻制的石盘,虽已模糊不清,但仍可辨轮廓。

如今30多年过去了,门边重修的字样已不复存在,可是山石上的石刻却依然如故。石窑庵往东约六七米有一巨石,大部分的石体都在沙石之中,只露出了一条不太长的石带子,是人们通往石窑庵的另一条通道。就是在这条三四米长的石带子上,却有着一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石刻图案。

石刻有四幅。石窑庵最近的一幅是一个六瓣的梅花(图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梅花有不老不衰,生命力旺盛的寓意,同时它又常被民间看作传春报喜的吉祥象征。梅花一般为五瓣,六瓣梅花不是多见,这样六瓣梅花就比五瓣梅花更受到人们的喜爱。而令人想不到的是那朵六瓣梅花被一个圆圈包裹在中间,圆圈的边上均匀地分布着三个云朵,像三个耳朵一样,显得非常神秘。这种一朵,又叫云纹,是中国传统吉祥图案的一种,在建筑,石刻,壁画等都有广泛的运用,这与



图一

人民的生活环境和宗教理念都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而把梅花与云纹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这是非常罕见的。

如果说这第一幅石刻令人惊奇不已的话,那么第二幅石刻便更加不可思议了。这是一个正方形的网状图案。一个大的正方形,里面有一个小的正方形,这样一层层地往里,等到第四个正方形的时候,变得只有原来的五六分之一的大小。然后将所有正方形的四个角连成线,这样又形成了四个大的梯形和十几个小的梯形,之后再在四个大的梯形中间各划一条垂直的线,又分割成了24个直角梯形,从而形成了一个由一个个梯形组织的一张“蜘蛛网”。这张网,看起来像一个建筑的俯视图,这个建筑就是一个四面有台阶的平台,像是一个用来祭祀或举办重要仪式的坛。

第三幅石刻是一条飞鱼,长约20厘米。飞鱼的嘴已张开,鳍和尾清清楚楚,看起来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第四幅图案则是一个五子棋的棋盘。这种五子棋在过去栖霞文化生活比较贫乏的时候是人们非常喜爱的一种娱乐活动,刻在这里一定有其特殊的含义。

把这样的四幅互不联系的石刻放在一起,究竟想表达一种怎样的寄托和追求呢?纵观这四幅石刻,那个六瓣梅花与这个坛离得最近,几乎衔接到了一起。可不可以这样想,六瓣梅花还有云纹都是人们的一种美好的向往与追求,人们把这种追求作为一种宗教理想和信念摆放在这里,设立祭台去供



图二

奉它,让它保佑我们平安健康快乐。鱼作为栖霞最为珍贵的一种食物,摆在坛的前面,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供品。最后就是那个棋盘怎么解释?只有生活舒适了,闲下来,人们才有心情去娱乐,去下棋。这不正是人们所祈求的美好生活吗?

石窑庵秘密还有许多。在庵的东侧,有一石洞,如今被村里的人放进了一些木头之类的杂物。这个洞深不可测,究竟有多深谁也不知道。相传,有一头牛因为忍受不了主人的皮鞭,挣脱了缰绳就跑,主人在后面赶,眼看着就要赶上了,那头牛一看旁边有一石洞便一头扎了进去。主人便点着对斤重的蜡烛进洞里去找,可是直到把蜡烛燃尽了,也不见牛的影子。相信,随着石窑庵的面纱渐渐地被揭开,它身后的那些不为人知的事情也将不再成为秘密。

【红了樱桃】

初夏的新娘

于美红

初夏的水,波光粼粼,纵情欢歌。初夏的山风情万种,鲜花竞放。初夏的鸟儿在炫目的阳光下,拍打着翅膀,哼着情歌凌空翱翔。在万物生发,气候宜人的初夏,生长在胶东山岭的大樱桃,却像出水芙蓉,超凡脱俗,自然天成,在自然界中“冠压群芳”,成了初夏季节一道亮丽的风景。然而,她们最吸世人眼球的,不是给满山遍野带来了“横空出世百媚生,万绿丛中朵朵红”的美景,而是这帮“后宫佳丽”竟倾城“出嫁”,全部成了初夏季节的“新娘”。

“时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世间繁华而热闹,一直苦居深山,孤守一枝的樱桃也开始耐不住寂寞,变得春心荡漾,妩媚多情起来。她们分别穿上玫瑰红、紫红、浅黄色的旗袍像天女下凡一般,一群群一簇簇烦躁不安地蜂拥在树枝上,等待着“嫁出”时刻的到来。

果农们知道樱桃的脾性,在九分熟时,就及时把她们摘回家中,思量着“花落谁家”,才能给他们带来最大的利润。为此“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他们一旦给“女儿”定下了“主儿”,就开始过早贪黑地为她们准备着梳妆,待迎娶的客人一到,这些“美人儿”就立马“上轿”得意洋洋地奔向“婆家”。这些“出嫁的新娘”,在这个令人心醉的五月那真是出尽了风头。

同是“出嫁”的“美女”,因为“嫁”给的“主儿”不同,她们的命运和身价也是千差万别。

她们当中最幸运的是涉外“婚姻”。如果被选“嫁”给国外,那就是“皇后”的命运,不但众人拥戴,身价倍增,“父母”先是战战兢兢地她们捧在手心上,再毕恭毕敬地送到“轿子里”,然后风风光光地乘坐飞机、轮船漂洋过海,最后体体面面地奔向“爱人”的怀抱。如果说远“嫁”异国的“新娘”得到了“皇后”般的恩宠,倍感荣耀和风光,那么“嫁”给国内大中城市的就是“贵妃”的地位和待遇,她们依然可以被包装得体的体面,乘坐着飞机,甜甜蜜蜜地去找她的“婆家”。而嫁给果农周边区域的“新娘”,得到的就是“官女”的待遇了,她们可以穿戴体面,像千万村姑出嫁一样,可以被“婆家”恭恭敬敬地请进家门;她们当中境遇最差的,就是“嫁”给刺猬了。如果和刺猬婚姻就像被打入冷宫的“妃子”,那命运可就惨喽。要说樱桃和刺猬配对,是“天仙女”与“丑八怪”结合。他们想走在一起,用诗人泰戈尔的话说,是“鱼”和“飞鸟”的距离。这种“婚姻”要多荒唐有多荒唐,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然而,令世人惊叹的是,奇丑无比的刺猬,有着猪一般的智商,熊一样笨拙的身体,却以它的奇招,将这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它先是在樱桃树下晃动樱桃树干让“娘子”们落在地上,然后滚动自己仙人球一样的身体,串糖葫芦一样将“娘子”串在身上,最后,像猪八戒背媳妇一样把“新娘”背回家中。虽然“新娘”在它的背上叫苦连天,有一万个不情愿,还是得乖乖地跟着它走。因为,这些美丽的“新娘”稍微一动,自己就会粉身碎骨,倒被看成是为它“殉情”。所以,精明的“新娘”虽然吃尽了苦头,也只好死心塌地地任刺猬折腾。这种“出嫁”是令百姓心碎的,除非把刺猬开出球籍,否则,谁也毫无办法的。好在当今农村,刺猬已经寥寥无几,所以,“嫁”给刺猬的“新娘”也就少之又少了。

在初夏的季节,胶东半岛的大樱桃像下凡的美女,羞花闭月,美丽绝伦。她们化作山的笑脸,水的精灵,最后,以“新娘”的身份奔向四方,不但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牵动着无数人的神经,更激荡着果农心中的梦。

投稿邮箱

xingzouyantai@126.com

【古树名木】

古枣树见证爱与追随

刘岩

美丽的滨海广场,最近来了一批新客人,9棵300-500年树龄的老枣树在这里扎根,给这片崭新的景区增添了一份古朴和庄重。初夏,和煦的海风拂过黑色、苍老斑驳的树皮,新芽在枝干上欣然绽开,一片片嫩绿的透明叶片还很拘谨,在纯净的蓝天下像些不知所措的孩子,但是这古枣树生命的显现,给了爱心人士无比的快慰,这些远道而来的古枣树在异乡焕发新机,真正见证了人们对古树赤诚的爱与追随。

古枣树来自无棣。无棣自古种植枣树,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夏商时代,唐代最盛,素有“华夏枣都”、“中国枣乡”之称,目前发现最早的一棵枣树称“唐枣”,为公元621年所栽,距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在当地被尊为“寿树”。千百年来不懈养护,古枣树在当地蔚为壮观,几百年的枣树随处可见。枣树在维护过程中

又因其特殊的“开甲”技术,使得枣树干道劲,疤结饱满,造型复杂多变,加之枣树生长缓慢,胸径30厘米,树龄就要在300多年左右,木质坚硬,艺术价值很高,许多爱好者垂涎于此,趋之若鹜。同时,民间有“雷击木”辟邪之说,雷击枣木更是其中的上品,吹伐者众多。加之近年来,全国各地兴起的崇尚古树之风,南方各地也纷纷来私运古树。凡此总总,被各种目的所驱使,也因当地老百姓对古树保护意识不足,有关部门监管不力,无棣古枣树被砍伐、盗运,古树迅速流失,数量锐减。

当地百姓为此忧心忡忡,一个偶然的机会,烟台的有识之士见证了古枣树面临的危机,与当地村民联合,毅然斥资在当地建设了“千年枣园”。自2014年3月起,仅1个月的时间,在无棣县各家各户的枣园,村民的房前屋后搜寻、收集了300年以上树龄的古枣树200多棵,在首期20亩专属土地上集中管

理,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让古枣树永远留在无棣的土地上,把这些珍贵的,不可复制的财富留给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为了唤醒人们对古枣树的关注与爱护,爱心人士又将其中的9棵古树无偿捐赠给了烟台滨海广场管理处,在这里建起了烟台(无棣)千年枣园,让这些古树在异乡的土地上,繁衍生息,让人们共同见证这些历经沧桑的古树,唤起更多的人来关心、爱护古树,珍惜这些活着的历史见证。

古枣树同许多历史的遗迹一样,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是劳动人民智慧与勤劳的见证,它们承载的不仅仅是每年结出来的累累果实,更多的是承载了千百年来历史沧桑,是几代人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的记录。你看那一道道深深的甲痕,一丛丛密布的结疤,哪一个不是在演绎一段人与树生命的顽强与抗争;一层层爆裂的老皮,哪一层不是在剥落战火与和平的晨昏时光;千百年的风雨雷

电,雪霜侵蚀,岁月把它们深深地雕刻在古树上,它无声,但与它相对,却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深沉的力量与震撼,穿过历史烟尘而来的它,不由得让你心生敬畏,心里的浮躁与焦灼,在它们面前瞬间荡然无存,心里的浅薄与稚嫩会让你羞于与它直视。

爱护古树,就是爱护生我养我的土地,也是在呵护我们的精神家园。在多变的时代,在转型的社会,在人们忧忧惚惚的迷茫里,在迷失了快乐与追求之意义的心灵里,我们需要古树的执着与顽强,需要这份不求虚无缥缈,荣华富贵的精神,需要一份坚守,需要这份深沉的警醒,需要这种无声的力量,需要这份精神的引领带我们穿过岁月的颠簸,找到我们应该坚守的精神家园。

古枣树,见证了爱心人士的爱与追随,也见证着人们对精神家园的追求与回归,这,便是保护古树的真正意义所在吧!